七十二家集

高令公集題辭

蓋讀史至高令公而歎巧詐之不如樸誠虧蹶之不如恬愉也境有所必避而慨慷以臨之事有所必趨而靜默以鎮之貞不絕俗

忠不近名孝使威主可以
理奪澆薄因之化孚恥辱
何加允悔雙遺儷景台鉉
九霄之標棟自高閥祚顧
期一世之津梁未已微似
義俠全抽道心時近通人

終呈拙効蓋坤厚以載物乾惕以自強孔所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庶幾近之老所謂雄守雌白守黑谿谷自如殆有進乎公學靡所不淹識無所不透

翰墨而成動績雖非所期
華實而兼春秋乃其餘事
惜方山之頌既闕而代都
之賦亦湮今此逸函還綜
大雅三復徽士頌恍挹延
陵墓中之劒馬卒業酒訓

差勝揚子井湄之織焉
天啓甲子嘉平月朔日龍
溪張燮書于姑蘇之蔚霞
館

高文公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樂府

詩

卷之二

集評

高令公集卷之二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鹿苑賦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䆫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税曁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叡

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沬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法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雕金卿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經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水若祇洹之聯對耽道場之途迴蹉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鑒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

宮以降雨伸宵液於星躔若乃祈哲之倫行懿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
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
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
顯而逾晦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
茲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塏以崇居枕平
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
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

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
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
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賢聖王之
述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
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
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語悟二乾之
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剋光於
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

無爲永揩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裘年以懷傷惟負黍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詩

羅敷行

邑中有好女姓秦自羅敷巧笑美回盼鬒髮復凝膩腳著花文韈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梳象牙梳姌姌善趨步襜襜曳長裾王侯爲之顧駟馬自踟躕

王子喬

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遺儀景雲漢翩光騖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騰八廓

踰杳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答宗欽十三章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
高族世記冊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
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群儁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匪贊西藩整厥時務肅志
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

春陽功隆覈誠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伊余樗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
難省顧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
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
弘道退失淵潛既慚米闕亦愧閒闇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識蹈於心四轍
同軌殺車相尋徽承蕭勵承佩明儀
遂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
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隅區域異封有懷
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
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剋凉吾生獨儒道映
儒林義爲群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
仁之田蘇豈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
曠遊邈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逼擁之則滯結駟
貽塵屢空亦敝兩間可守安有固勝
詩以言志志以表册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自

不敏請奉金甌兩其勵之無忘歲寒

宗欽贈高允十二章附

嵬峩恒嶺浣滃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

玆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群英

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

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皐聲溢宇宙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

象奄氣坤厚山嶽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帶

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拔延髦士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雲翰琟
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凝劄典無滯泮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
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遁而不唆
南薰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漸遷
以陵膚邑由卓泯畸無逸劃路盈推輪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群致憲章三五昇
昇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

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關
通有遁闇遇當年拔衿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鑒
儀神娩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探研詩書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
之由賜退非回惠素髮飾玄枯顏落蒨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聆
坎迷流覿艮闇止伊爾乳光肆鱗曲水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
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
封生令逵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
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
既弘私義獲著因姝致斃遄止一暮
卒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
雖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
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

雖遐應如影　昔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

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

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花落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

不特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罕儔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在家忽形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終時人比之秦嘉妻云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乃爲之詩

表

進天文要畧表

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

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
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
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没雅頌之聲京邑
杜絶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
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
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
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絶業爰發德音惟新
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

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闕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

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矯頹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

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

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

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敗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

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
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
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

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
所宜思量

高令公集卷之二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閩漳張爕紹和纂

上書

諫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

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鄽與
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宮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
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
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
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
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
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
無邇小人孔安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懲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僞文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賤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書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惝然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慨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之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明暗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

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許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宗欽與高允書附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遥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瑞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
遲德意以袪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莽廻
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頌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
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
禀政在蕃徃因時　逃命北韓世襲凶軌背忠
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
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
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殲剪厥旅積骸塡谷
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壁爪牙既摧腹心

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
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掩恵加生死生死
蒙恵人欣翼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
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
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
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有序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眞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畧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湍陰子中山劉粲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彦璧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熈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惜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使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冑著閭州邦有羽儀之用視飫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

之求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
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
瞻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
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黙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氛克剪妖斷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
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
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靈壓盧生量遠思純

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借憑影附
劉以和洮茂祖党單夙雅不造克巳勉躬聿隆
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撫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
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逵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慕府俱發
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
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

舊臣位竝群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
之秀卓矣友規粟茲淑量存彼大方攢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遁實
名匯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
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
作傳亞訓皇宫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即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佩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
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屨忠竭力致躬出能
斟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挠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
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宸
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恥于下乃謝衆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

四僑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洗痾賦詩以諷
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郁質併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秩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繼嘿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恭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騫騫儀形邈邈風氣

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援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舉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即蒞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爲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俟生潔巳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倨彼

南秦中成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輔其忠方盡
其累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
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朔命與之克諧披衿
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
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論

晉論

劉潔嘗謂孫人曰若專篤不選君當立樂平王及潔誅王以憂死山君蓮道秀亦誅

允著晉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

寧於王下保於巳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訓

酒訓有序

臣被勑諭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發之年拔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

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鑒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

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

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目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聽遠之士荒於聽也汞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謬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撫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邪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遊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誡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諷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曁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

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儆於
皇情喆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
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
之士有志之人皆克己從善礪正存貞節酒以
爲度順德以爲經惜分飲之美咲眷微慎之彌
榮避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
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
不勉歟可不勉歟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崇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

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
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旣同奄
有淮岱謹薦於嶽宗之靈尚饗

附錄

高允傳　　　　齊魏收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

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汝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

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
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
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
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
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
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
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
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

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譏雅
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
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
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
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恭宗甚見禮
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
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

食者衆必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爲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

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不以實

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幷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

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
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
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
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
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
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
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
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

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
嚴重名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聞皆云浩
作世祖開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
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
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
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

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勑允爲詔
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
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
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

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乞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猶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愼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

憎蔽其道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
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
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
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
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
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

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之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進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

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葬不依古式允諫稱五異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

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
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
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
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
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
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
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
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
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

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詔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

免璡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慜傷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凉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

形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
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
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
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謫起於纖微及於詆責崔公
噤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
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
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
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

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
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
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
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
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
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
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
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

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分別諸郡學置師徒有差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不許於是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與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

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顯祖覽而善之文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

正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

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又奉勑作酒訓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劉刀一口又賜珍味療疾藥物嘗救之尋詔朝
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無月送給允皆
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
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
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
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飄初法嚴朝士多見
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
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
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

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蔘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况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馬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

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覩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舞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尤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

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癸亥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

我竊爲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鄰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
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
致神䴥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
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
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
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
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
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

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凉州之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

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

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

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遂東公羅黑子有
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足事發黑子問允
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
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
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
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為崔浩信待
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曰馬鄭王賈
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
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作才湛等又

勒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

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乏迷
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宫不乏
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
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
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
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乏竟得免於是
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乏事事申明皆有
條理時帝怒甚敕乏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
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乏持疑不爲頻詔催

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

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

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之不依古式諫稱五異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近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至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

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

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
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
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
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
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
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
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
未見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
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

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

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名嘗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

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𨶒經典德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成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

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皇輿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聖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數依續崔
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於
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
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
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
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
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
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

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文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

其志特賜名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名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名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朔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名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右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

間相望司馮將處直坐允敬陳無惹乞免其罪先是命中貴門繇興壽扶侍允會雪中遇大犢倒狀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其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篇籍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皷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眞君中以獄訟

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

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

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

筭法爲筭術三卷